

# 段 祺 瑞 傳

(十七)

章 君 毅

## 袁段脫輻連鎖影響

袁世凱一改過去編練北洋軍的慣例，他自小站練兵起，一向只掌握高級軍官，所以北洋軍的中下級軍官不是段祺瑞的部屬，便是他所教出來的學生，袁世凱祇須提綱挈領，段祺瑞却勢必深入軍中，任勞任怨。「鳥未盡而弓先藏，兔未死而狗將烹」，袁世凱這一回是下定決心盡奪段祺瑞的兵權，因而他才自出機杼，另起爐灶，而在他所創辦的模範團裏特別規定：不論弁目升排長，抑或排長升連長，都必須進入公府，向袁世凱磕頭謝恩。那袁世凱還儼然若有其事的備予勗勉，訓誡有加，隱隱間頗有「天子門生」、祇知忠於一人的意味。北洋軍的將領自段祺瑞以次，在極度不安之餘，真是沒有想到，北洋軍居然會成於袁世凱，毀於袁世凱呢。此即為一代梟雄翻手為雲覆手雨的手段，一切純以己身的利害為依歸，其他種種，一概不在考慮之列。

袁段分家，終成事實，同時也使小站舊人、

北洋將領，認清了老袁的真面目，辣手段，連芝帥都能毀之於一旦，等而下之的，那就更不用談了。再加上馮國璋也上了老袁的大當，幾乎鬧得下不了台，民國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前，馮國璋對老袁仍還擺出一副忠狗姿態，別人問起他對帝制問題的意見，馮國璋總是一本正經的說：

「我受宮保厚恩，宮保要怎麼樣便怎麼樣，我是毫無意見的。」

可是，當五月三十一日，段祺瑞准給病假令下，馮國璋還以為段既見黜，袁宮保左右掌兵權的，就該輪到他了。因此他在六月下旬，邀梁啟超同赴北平，「視察時局動靜」。二十二日抵平後，馮即入府覲袁，向袁直陳南方謠言之盛，幾於當面詢問，袁世凱是否確有登基之意。然則，袁世凱却將此重大問題置之一笑，用「極誠懇」的態度回答他說：

「華甫，你我相處多年，難道連你都不懂得我的心事麼？外間謠傳種種，究其因不外兩點。第一、時論常謂我國驟行共和，國民程度尚嫌不

够，希望我多負點責任，其二，新約法中規定大總統有頒賞爵位之權，使他們發生了誤會，以為這就是變更國體的前奏。實則呢？滿回蒙藏族俱可受爵，何以有功民國的漢人獨付闕如？所以我說這些謠言呀，純粹是捕風捉影，無稽之談。」

然而，馮國璋却還想打破砂鍋問到底，問出一個究竟來，他說：

「祇不過，外間也有人把帝制一說言之鑿鑿，只怕無風不起浪啊！」

至此，袁世凱乃以「推心置腹」之勢，「由衷」答道：

「你我是自家人，我不妨對你明說了吧。以我現在的地位，當總統就儘數了？倘若說我為後世子孫計，那麼，華甫你是曉得的，老大是個跛子，老二想做名士，老三不識時務，其餘的孩子還小着咧，我焉能付之以天下之重？何況古往今來，帝王家能有幾個得善始善終的，我深諳史事，決不至於貽害我的後世兒孫。」

這一番話已經說得非常透徹明瞭了，祇是，



以事實印證，馮國璋仍難免將信將疑，因此，他不嫌詞費，三度試探追詰：

「大總統說的都是心腹之語，可見南方人言嘖嘖，都是些不明瞭大總統心事的揣測之詞。不過，假使中國在大總統的治下，終有一天轉弱為強，到那時候，天與人歸，舉國擁戴，大總統固然謙讓為懷，祇怕推都推不掉啊！」

當下，袁世凱居然臉色一變，「怫然不悅」的道：

「這是什麼話？我告訴你，華甫，我有一個孩子在倫敦留學，我已經命他在英倫買幢房子，萬一再有人逼我登基稱帝，我便避到英倫去，而且決心從此不問國事！」

話說得這麼決裂，不由馮國璋不信，他滿懷欣喜的辭出，然後往訪老袁心腹，大總統府機要

局長張一鑾。把袁世凱所作的表示覆述一遍。張一鑾是曉得老袁真正心事的，而且他曾諫阻老袁，反對帝制。祇是老袁在馮國璋跟前剛演完一幕唯妙唯肖的戲，他又怎能立予拆穿？因此，他只好模稜兩可的說：

「帝制之說倒是有的，那是有人想做開國元勳，不過老頭子不會那麼傻法。」

馮國璋自以為獲得證實了，興沖沖的往告梁啟超。梁啟超也深然其說的道：

「就是嘛，我也不相信袁大總統會做這種傻事！」

### 前倨後恭救此大難

曾為保皇黨巨擘，後為民國司法總長，進步黨魁的梁啟超，把握時機，立將袁馮談話內容公



逃離北平，潛赴雲南，首義討袁的蔡鈞，國人譽之為護國軍神。

諸報端，意在阻止帝制派的公開活動，但却使老袁感到不勝尷尬之至，承認否認俱所不許，帝制籌備工作更不容為之中輟，因此，七月九日馮國璋返抵南京。北平方面，籌安會的鑼鼓突又敲得震天價響，搞得馮國璋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，他打電報去問張一鑾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張一鑾在覆電中已無法否認袁世凱不想登基稱帝了。老謀深算如馮國璋，竟然也上了袁世凱的大當，一席「推誠相與」的說詞，把他騙得暈頭轉向，竟至在國人之前出乖露醜，難怪他氣得雙腳直跳的說：

「多好的做功啊，他何嘗把咱們當做自己人看待！」

這是段祺瑞被黜的連鎖反應最佳例證之一，從此，北洋軍的兩大柱石，段馮開始和老袁南轅北轍，分道揚鑣，甚至明裏暗底合力扯老袁的後腿。護國軍興，國父討袁，唐繼堯、蔡鈞、李烈鈞雲南首義，兵分三路，誓師北征。袁世凱的嫡系部隊一共才編成了兩個師，根本起不了作用，要抵禦護國軍的凌厲攻勢，仍須借重他的「老底子」北洋軍，曹錕、張敬堯相繼入川，力阻蔡鈞大軍北上，雙方却在瀘州形成拉鋸，漸漸的居然信使絡繹不絕，一再協議停火。馮國璋膺「東南重寄」，擁眾十萬，按兵不動，尚且在和護國軍方面暗中聯繫，成立秘密協議。袁世凱四面楚歌，迫不得已，在豐澤園組織「征滇軍臨時軍務處」，一心一意巴望段祺瑞念在舊誼，重出督師，被他攆走的段氏親信徐樹錚，又給拉了回來復任將軍府事務廳長。但是段祺瑞明知師出無名，



不甘再為老袁的鷹犬，而成國民公敵，他效法老袁對付清廷的故技，托詞「宿疾未癒」，婉拒受命。

袁世凱急切無奈，再挽馮國璋出任「征滇總司令」，馮國璋則用上了段祺瑞的拖兵之計，先請病假，繼而一續再續。老袁在北平城裏如坐針氈，日夜不安，僵持的局面一直拖到五年三月十六日，他請出了他的智多星楊士琦；向楊士琦問計，楊士琦明知老袁大勢已去，他便直率的答道：

「西南聲勢日漸坐大，雙方唯有和平解決。」老袁急急的問：

「又怎麼樣個和平解決法呢？」

楊士琦輕輕的吐出了四個字：

「取銷帝制。」

袁世凱也心知自己這個洪憲皇帝做不成了，



北洋將領曹錕，奉袁世凱之命首先入川力抗護國軍。

他還在為自己的退步作想，再問楊士琦道：

「萬一他們得寸進尺，又如之何？」

楊士琦也唯有虛與委蛇的答道：「那麼就彼曲而我直了，北方將士或將同仇敵愾，對西南臨以兵威，不難一鼓盪平！」

於是，連袁世凱也心中明白，他自己扳倒了北洋軍的「擎天一柱」，北洋將領唯段、馮馬首是瞻。段馮存心隔岸觀火，又有誰能够替他敵愾同仇，和南軍拚命，幫他保住這萬里江山呢？他咎由自取，搞得眾叛親離，連足智多謀的楊士琦，都無法給他想得妥善的對策。唯一生路，只有希望段祺瑞看在二十年老交情的份上，救他這一次的大難。當馮國璋、張勳、李純、靳雲鵬、朱瑞五將軍聯銜通電，一開頭便是：「請速行取銷帝制，以安人心事」。日本公使日置益又提出外交意見書，乘老袁之危，主動撤銷支持承諾，指北京政府既無平亂能力，滇桂黔維持共和，不得視為亂黨，因此：「本國政府現已承認為交戰團體」，美英法俄各國公使相繼到外交部作口頭聲明，請袁世凱速即取銷帝制俾免中國秩序長期紊亂。袁世凱作法自斃，終於逃不過內外交相煎逼，他曉得洪憲皇帝的末日業已來臨，便派出「太子」袁克定，東奔西走，到天津求徐世昌，上西山面懇段祺瑞出來幫忙。徐世昌倒是惠然命駕而至，段祺瑞則一而再的閉門不納，連連擋駕。讓那前倨而後恭的袁克定跑了許多冤枉路，最後才透出一句話給徐世昌，段祺瑞說必須袁世凱答應取銷帝

制，他方肯出來効力。

### 帝制取銷共和再造

這時節的袁世凱，早已六神無主，急如熱鍋螞蟻，當徐世昌將段祺瑞的口訊帶到，他以大早望雲霓的心情，一口答應的說：

「罷罷罷，我就取銷帝制吧。只要芝泉明天來開會，我一切都依他。」

出盡洋相，曇花一現的袁記「帝國」，就此壽終正寢，宣告完結了。

五年三月二十一日，新華宮裏的承宣廳，給建威上將軍段祺瑞，專差送到一封密函，請他在當天下午參加公府緊急會議，函中猶且附上一筆：

「奉大總統面諭：請看在數十年老交情份上，務必準時發駕！」

三月二十一日下午的那次會議，極關重要，但是過程却很簡單，當段祺瑞、徐世昌抵步，國務卿以次的重要官員，早已到齊。首先由袁世凱說明當時局勢，以及取銷帝制的簡略理由，然後，由徐世昌接口說道：

「大總統不吝改過，眾所共仰，我看，這件事似乎無庸討論了。」

但是，憂心忡忡，阢隍不安的袁世凱，仍還不放心，他眼望着段祺瑞說：

「你們一定要幫我的忙啊！」

終究是相隨二十年的舊主子了，此情此景，使段祺瑞轉覺不忍，他站起來亢直的說：

「大總統尚肯轉圜，祺瑞焉敢固執己見。從



今以後，善後事宜，自當唯力是視！」

袁世凱明知段祺瑞當眾一說這話，就等於拍了胸脯，一切負責到底，他開始寬心了，自己闖的一場滔天大禍，終由段祺瑞挺身而出善其後。他命秘書長張一鑾立刻草擬取消帝制令，請段祺瑞、徐世昌、內史王式通、阮忠樞代為潤色。二十二日取消帝制令下，內有語云：

「……中國數千年來，史冊所載帝王子孫之禍，歷歷可徵，予獨何心，貪戀高位？乃國民代表，既不諒其辭讓之誠，而一部份人民，又疑為權利思想，性情隔閡，釀為厲階，誠不足以感人，明不足以燭物，實予不德，於人何尤？幸我生靈，勞我將士，以致中情惶惑，商業凋零，撫衷內省，良用矍然！屈己從人，予何惜焉？……：着將上年十二月十一日，承認帝位之案，即行撤銷！由政事堂將各省區推戴書，一體發還參政院代行立法院，轉發銷燬！所有籌備事宜，立即停止……」

從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袁世凱承認帝位，到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通令全國取消帝制，袁世凱一共做了八十三天自說自話的洪憲皇帝。另一方面，則段祺瑞自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見黜，迄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山再起，出任參謀總長。這一次空前未有的北洋大政潮，使他賦閑將近十個月。同一天，徐世昌出任國務卿，北洋相國和北洋之虎雙雙出馬，一任政治，一任軍事，共同努力，勉任艱鉅，打開僵局，結束全國分崩離析的局面，戢止戰火。

由於段祺瑞就任參謀總長的同一天，袁世凱

循段祺瑞之請，頒佈撤銷大典籌備處令，而在令文中說：

「前據大典籌備處奏請建元（按即以中華民國五年元旦篡改為洪憲元年），現在承認帝位一案業已撤銷，籌備亦經停辦。所有洪憲年號應即廢止，仍以本年為中華民國五年。此令！」

因此，袁世凱取消帝制，乃被段祺瑞自詡為再造共和之功。

### 老袁行事太不漂亮

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三日，段祺瑞被袁世凱說好說歹的拉了出來，東山再起，出任參謀總長。表面上說是不得不幫舊主子，老上司的忙。實則

他的重作馮婦仍然是有條件的。洪憲帝制雖然取消，以段祺瑞馬首是瞻的北洋軍人，目的似已達到。然而，老袁戀棧權位，除死方休，他要的乃是拖兵之計。他不當洪憲皇帝了，却仍抓牢了北政府總統一職不放，對付這麼一位畢生以詐術起家的一代梟雄，事情那兒會有這麼簡單？段祺瑞早已料到了這一點。因此，他在老袁跟前，一再堅決的表示，徐世昌主政，段祺瑞領軍，那純粹是爲了維持北洋系搖搖欲墜，岌岌可危的局面。他老實不客氣的向老袁建議下列三點：

一、撤銷統率辦事處，不容老袁再親自掌握兵權。

二、取消老袁的嫡系部隊拱衛軍。

三、打消老袁建立私人武力的企圖，將模範團加以改編。

老袁一心巴望段祺瑞出山，收拾殘局，抵禦

護國軍的凌厲攻勢，使北洋軍系，重新團結合作。對於他的要求，幾於無不一一應允，連聲讚好。然而，答應歸答應，事實上却是空口說白話，老袁依舊我行我素，大權獨攬，對待段祺瑞，無非虛與委蛇而已。因此，又使段祺瑞心灰意懶，遽萌退志。他對外宣稱舊疾復發，乍出馬，又回府，告假養病，段祺瑞以退爲進，這是他跟袁世凱交手的第二回合。

起先，袁世凱寄望於徐世昌，能以北洋相國的身份，代他挑一挑大樑，維持一段時期。因爲段祺瑞的「藥」下得太猛，比他自己當年逼宣統兒皇帝的宮，只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老袁實在嚙不下去。祇不過，他忽略了當年的段祺瑞是在代表北洋全體軍要的利益，北洋系的督軍和帶兵官，全都唯段祺瑞馬首是瞻。段祺瑞出山，大夥兒便分而復合，段祺瑞一摔紗帽，大夥兒就照舊各奔前程，自尋出路。所以，在三月二十三日到四月二十一日之間，不到一個月，全國各地，紛紛宣告獨立，一致要求老袁退位。這麼一來，老袁方知大勢已去，要苟延殘喘，還非得借重老段不可。

於是，四月二十二日，袁世凱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之下，一聲浩歎，再度對段讓步。乾脆，改聘徐世昌爲公府高等顧問，以段祺瑞繼任國務卿。國人乃繼「徐相」徐世昌以後，稱段祺瑞爲「段相」。與此同時，袁世凱更發表通電，宣稱改採責任內閣制，從表面上看，確是將一應軍政大權，全部交給段祺瑞，而段祺瑞也把握時機，組成了如次的段氏「責任內閣」：

外交總長 陸徵祥



內務總長 王揖唐  
財政總長 孫寶琦  
海軍總長 劉冠雄  
司法總長 章宗祥  
教育總長 張國淦  
農商總長 金邦平  
交通總長 曹汝霖  
兼陸軍總長 段祺瑞

段氏內閣組成，老袁原該遵守諾言，放放手了，可是此公一輩子都是在緊要關頭，行事不够漂亮。迫不得已權力轉移，內心裏還在很不服氣。他明知道徐樹錚是段祺瑞言聽計從的心腹股肱，一時一刻都少他不得。然而，當段祺瑞內定以徐樹錚爲國務院秘書長時，他竟立予峻拒，尙且大發牢騷的說：

「這裏也是掛東洋刀的，那裏也是掛東洋刀的，未免太不成話了！」

話傳到段祺瑞耳裏，他一氣之下，險些又要三度掛冠求去。幾經斡旋，幾經排解，方始決定了以王式通爲秘書長，徐樹錚則屈就幫辦。

### 金匱石屋繼承者誰

從四月下旬就任國務卿，到六月六日袁世凱薨，爲時不過一個多月，「段相」却由於代袁受過，內外煎逼，日子很不好過。對南方，他要邀同黎元洪、徐世昌，和護國軍以至往後成立的軍務院，聯名通電議和，一方漫天開價，一方落地還錢，老袁又死氣擺裂賴着不走，交涉之難辦，可想而知。對內呢，袁世凱反反覆覆，不斷的

在施展他欺哄詐騙的手段，時刻企圖玩弄段祺瑞於鼓掌之上，使「段相」亦爲之悚悚自危，不得不將他的大舅爺，二十師吳光新部全部調到北京，方才略覺得心定，說話也漸漸的更有份量。

好不容易撐到民國五年五月下旬，袁世凱所豢養的兩員愛將，四川督軍陳宦、湖南督軍湯薌銘，再加上一位陝西督軍陳樹藩，相繼發表通電，對袁世凱反唇相譏，落井下石。陳宦宣佈與老袁脫離關係，陳樹藩通電獨立，湯薌銘的電文中，更有：「……如必舉全國而犧牲，惟有以干戈相見，情義兩迫，嚴陣上言」之語，這三次刺激實在是太大了，所以，老袁在五月二十二日，獲陳宦的：「……項城所謂退位云者，決非出於誠意。……宦爲川民請命，項城虛與委蛇，是項城先自絕於川，宦不能代表川人，與項城告絕。自今日始，四川省與袁氏個人，斷絕關係」一電後，立刻當場暈倒，久久不醒，當他悠悠醒轉，左右發現他的臉上紅得像炭火一般，顯然是發了高燒。這一回，袁世凱竟然流出了傷心淒慘淚，他向他的左右嗚咽哽塞的說：

「人心大變，事不可爲了。」

從這一天起，他便病倒。袁世凱得的是尿毒症，其後，二十六日陳樹藩電到，二十九日湯薌銘也要跟他以干戈相見。老袁的尿毒便惡化爲尿毒症了。每次飯後，腹部必起劇疼，糞便先則如泥，後則盡是鮮血，延請中醫西醫診治，一概無效，拖到六月六日，終告一命嗚呼，所以後來有人挽之以「妙聯」曰：

起病六君子；

### 送命二陳湯。

所謂「起病六君子」，指的是洪憲稱帝前後，籌安會的六位丑角，亦即「洪憲六君子」的楊度、孫毓筠、胡瑛、李燮和、劉師培和嚴復。至於「二陳湯」，說的正是陳宦、陳樹藩和湯薌銘了。

老袁臨終之前，自知即將不起，曾經十萬火急的命人邀請徐世昌、段祺瑞等深夜趕往公府。他自己所定的託孤寄命之人，一共有四位。第一是時任國務卿的段祺瑞，第二是北洋之龍，與人無爭的王士珍，第三是他的表弟張鎮芳，第四位才是多年老友，「北洋相國」徐世昌。當夜，到得最遲的是徐相國。易簣之際，在老袁病榻之旁的，除了上列四人之外，就祇有他的大兒子袁克定了。

當徐世昌到步時，老袁的四位託孤寄命之人俱已到齊，這時，他方始環顧各人，神情慘淡，用低得幾於聽不見的聲音說：

「我……，我已經不中用了。」

徐世昌還在竭力的安慰他道：

「不必心焦，靜養幾天自然會好。」

然而，袁世凱却眼望着段祺瑞，嚙動嘴唇，終於掙扎出他在人世間最後的兩個字來：

「約……法！」

這「約法」二字，反倒使在場的人都大爲迷惑了，約法有二，舊約法是民國元年所訂立的，新約法即爲袁氏約法，究竟將以何者爲準，決定老袁的繼承人呢。當下，袁克定還不死心，他抱着一線之望，高聲提醒半昏迷狀態中的袁世凱說



「是否金匱石屋？」

### 中外人士大聲喝采

「金匱石屋」，原是封建時代專制政治的特產物，也就是當皇帝的身後遺命，重緘密封，然後以金爲匱，以石爲屋。在皇帝死後由顧命大臣當衆打開宣讀，有以保持機密。唯獨袁世凱在民國時代還來這一套舊古董，把他所定的繼任人選藏諸金匱石屋，然後由段祺瑞等人拆開來看。袁克定提醒他父親這一聲，原抱有很大的希望，以爲袁世凱抱殘守缺的北政府總統一席，仍還預定由他繼任呢？殊不知，老袁騙了一輩子的人，自己臨死以後，居然連他兒子也發現受了騙。——打開金匱石屋的封條，袁世凱的既定繼承者，按照順序是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徐世昌三個，根本就沒有袁克定的份。

於是袁死黎繼，已成既定之局，而且也頗能適應全國各界的公意。廣東軍務院自動撤銷，南北和議迅即實現。祇不過，黎元洪所繼任的不過是袁世凱所遺留下的總統一職，北洋軍系和實際政權仍還掌握在段祺瑞之手，段祺瑞成爲北洋系的領導者，全國政治的中心人物，他才是袁世凱的實際繼承人。

黎元洪在民國五年六月七日繼任大總統，他和段祺瑞攜手合作之初，倒還有一片融洽和睦的景象，六月十日黎元洪下令裁撤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，表示他和袁世凱大不相同，無意將舉國兵權納入手中。十三日下令調任王式通爲國務院

參議，改以段氏心腹徐樹錚爲國務院祕書長，十六日通令全國，所有袁世凱派出的軍隊一律停戰。十九日下令裁撤袁世凱的私人特工機構，京畿軍政執法處。二十三日袁世凱大祭，黎元洪令派段祺瑞前往行禮。二十四日令派蔡松坡(鏞)爲益武將軍，督理四川軍務，兼巡按使，曹錕則充任蔡鏞的副手，會辦四川軍務。這真是「南北和」，彼此又成一家人了。

六月二十九日，黎元洪通令召集國會，速定憲法，他將袁世凱所設立的若干自訂制度與御用機構，幾於一掃而空。參政院與平政院所屬之肅政廳一併裁撤，又廢除了國務卿制，正式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。段祺瑞的動作相當快，第二天便組成了黎元洪總統任內的第一屆內閣，閣員的陣容如次：

- 外交總長 唐紹儀
- 內務總長 許世英
- 財政總長 陳錦濤
- 海軍總長 程璧光
- 司法總長 張耀曾
- 教育總長 孫洪伊
- 農商總長 張國淦
- 交通總長 汪大燮
- 陸軍總長 段祺瑞兼

就以上的內閣閣員名單來看，不僅陣容堅強，而且業已網羅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參與其內。和袁世凱時代的徒知引用私人，一味排外，不可同日而語。尤其國民黨和親國民黨人物如唐紹儀、陳錦濤、程璧光、張耀曾、孫洪伊之被延攬入閣

，尤能博得中外人士的大聲喝采。七月六日黎元洪下令，在官制尚未釐訂以前，各省督理軍務長官改稱督軍，民政長官則改稱省長。現在且將當年的各省封疆大吏名單，臚列如次：

- 奉天督軍 張作霖兼省長
- 吉林督軍 孟恩遠 省長 郭宗熙
- 山東督軍 張懷芝 省長 孫發緒
- 河南督軍 趙倜 省長 田文烈
- 山西督軍 閻錫山 省長 沈銘昌
- 江蘇督軍 馮國璋 省長 齊耀琳
- 安徽督軍 張勳 省長 倪嗣冲
- 江西督軍 李純 省長 戚揚
- 福建督軍 李厚基 省長 胡瑞霖
- 浙江督軍 呂公望兼省長
- 湖北督軍 王占元 省長 范守佑
- 湖南督軍 陳 宥兼省長
- 陝西督軍 陳樹藩兼省長
- 四川督軍 蔡 鐸兼省長
- 廣東督軍 陸榮廷 省長 朱慶瀾
- 廣西督軍 陳炳焜 省長 羅佩金
- 雲南督軍 唐繼堯 省長 任可澄
- 貴州督軍 劉顯世 省長 戴 戡
- 直隸督軍 朱家寶兼省長
- 黑龍江督軍 畢桂芳兼省長
- 甘肅督軍 張廣建兼省長
- 新疆督軍 楊增新兼省長

「三造共和一匡天下」



七月十二日，黎元洪更下令民國五年七月十二日以前的政治犯，應一律釋放，通緝案亦全部撤銷，惟刑事犯不在其內。十四日又下令懲辦帝制案的罪魁禍首，這一道電令的全文如下：

「自變更國體之議起，全國擾攘，幾陷淪亡。始禍諸人，實尸其咎。楊度、孫毓筠、顧鼐、梁士詒、夏壽田、朱啓鈴、周自齊、薛大可，均擊交法庭，詳確訊鞫，嚴行懲辦，為後世戒，其餘一概寬免。」

上列的各項電令和任命，段祺瑞身為國務總理，當然都是經他副署，然後頒行天下的。其中尤為重要者，厥為七月十五日岑春煊等發表通電，軍務院已於十四日撤廢，所有撫軍、及政務委員，外交專使一併解除。二十一日，黎元洪即傳令嘉獎護國軍將領，及軍務院各撫軍等人，其中包括唐繼堯、岑春煊、梁啟超、劉顯世、陸榮廷、陳炳焜、呂公望、蔡鍔、李烈鈞、戴戡、李鼎新、羅佩金、劉存厚等，而在電文中頌揚備至的說：

「……：慨自改革以來，迭經變故，矩矱不立，喪辭弘多，法紀陵夷，民生塗炭。本大總統繼任於危疑震撼之際，遵行元年約法，召集國會，組織責任政府。力崇民意，勉任艱虞。該督軍等顧念時危，力闢大義，撤銷軍務院及撫軍等職，納政務於一軌，躋國勢於大同，義聞仁聲，皦如日月，千秋萬世，為國之光。惟念大局雖寧，殷憂未艾，宜如何栽培元氣，收拾殘餘，永絕亂源，導成法治，補苴罅漏，經緯萬端，來日之難，倍於往昔。所期內外在官，各深兢惕，同心協力，

感致祥和，以成未竟之功，益鞏無疆之業，本大總統有厚望焉！」

在這一電文裏，說出了當年一片祥和熙治聲中，中華民國猶仍存在的內在隱憂，也就是電文中最重要的四句話：「宜如何栽培元氣，收拾殘餘，永絕亂源，導成法治。」然而，很不幸的，由於黎元洪、段祺瑞之間早有成見，一時頗難化解，再加上他們的左右親信推波助瀾，相互交關，終於導致民國五六年間，延綿不絕的府（總統府）、院（國務院）之爭，黎元洪不願受制於段祺瑞，段祺瑞則尤有「氣令智昏」的譏評，雙方關係，越搞越壞，浸假而至水火冰炭之勢，從而導致了民國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的驚人政潮。由於段祺瑞力主對德宣戰，竟使黎元洪「壯士斷腕」，令免段祺瑞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職務，而以外交總長伍廷芳暫代國務總理，二十八日黎元洪再下令以李經羲，段祺瑞則於一怒之下，乾脆離開北平，跑到天津去住下來了。

因為段祺瑞的突被免職，北洋系的「督軍團」全力支持段祺瑞，遂有「督軍團之叛」，由而使得黎元洪手足無措，引狼入室，又演成了六年七月一日，辦帥張勳擁戴遜清廢帝溥儀復辟的一幕醜劇。於是段祺瑞在七月三日被推舉為共和軍總司令，馬廠誓師，討伐張勳，三路進兵，終於把張勳所部定武軍擊潰，黎元洪逃入使館區，馮國璋乃以副總統代理繼大總統，再度請段祺瑞出山，組織內閣。——關於這一大段經過，中外雜誌已於七卷四期至七卷六期，以及十三卷五期起開始刊載的張谷、張或弛兩先生所撰之「段祺瑞」。

徐樹錚與孫洪伊——民國五年府院之爭大政潮全貌」。和「剪辮皇帝復辟記」兩文，根據珍貴史料，詳加敘述，可以視為「段祺瑞傳」極關重要之一部份，作者以中外雜誌篇幅可貴，為避免重複，不致浪費讀者寶貴時間，在此處即姑予從略，尚請讀者先生垂鑒。

段祺瑞七月三日在馬廠誓師，三路進軍，討伐張勳，花了不到三天的時間，便將張勳所部擊潰，重克北平，使溥儀的復辟小朝廷，摧枯拉朽，烟消雲散。七月五日，他就在天津，臨時刻了個木質印信，立即通告就任國務總理職，七月六日發表通電，正式視事。同一天，時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，方始通電宣告，他代理大總統職務，並且致電段祺瑞，請他出而組閣。七月十三日，前敵將領，直隸督軍兼省長曹錕等人，打電報報告他說：張勳業已逃進東交民巷荷蘭公使館，北平敵軍全部肅清。十四日，段祺瑞方以勝利者的姿態，在舉國輿情一致謳歌聲中，重返北平。由於張勳復辟，幾乎使國脈為之斷傷，段祺瑞迅速平亂，克奏膚功，因此，段祺瑞乃自詡他有「三造共和」之功。

由「三造共和之功」，使段祺瑞躊躇滿志，不可一世，因此方又激發了他的「匡天下之志」，換一句話說：去而復來的段祺瑞，他一心一意，亟亟於以北洋武力「統一中國」。

#### 四大金剛雙雙出馬

段祺瑞一到北平，對於匿居日本公使館營舍之中的黎元洪，還不能不客氣客氣，禮貌一下。



所以他曾親赴黎元洪的住處，迎他回府。那黎元洪受够了他的跋扈專橫，喫足了他的諸多苦頭。何況張勳復辟這一場瞎胡鬧，又是自己飢不擇食，引狼入室，抗出來的大漏子，他怎肯重蹈覆轍，在對自己更爲不利的情况之下，再當段祺瑞的政治俘虜？因此他向段表明態度，決定息影家園，不再與聞政治。可是，段祺瑞却說：

「如今逆軍已經肅清，北平市塵安堵。黎大總統住在日本使館的營舍裏，總歸不是長遠之計，是否請您即日遷回府邸？」

這幾句話，倒是黎元洪很聽得進的，他當下謝過了段祺瑞的一番好意，隔不了幾天，便從日本使館回到他在北平東廠胡同私寓。祇不過，他還怕馮段二人對他不放心，當天就發表了如下的一个通電，表明心迹，黎元洪簡單明瞭的說：

「天相民國，賴馮總統、段總理及前敵將士之力，奠定京畿。元洪已由日本使館移居東廠胡同，擬即赴津宅養疾。此次因故去職，負疚孔多，以後息影家園，不聞政治，恐勞遠系，特此奉聞。」

府院之爭的結果，是段祺瑞去而復來，大權在握。黎元洪則受盡驚嚇，淒涼下台。辦帥張勳本來就是北洋系的中堅人物，他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悍然而爲復辟之舉，是否復辟爲手段，驅黎爲目的，明眼人一望而知。這一套把戲，祇能唬唬平津兩地的老百姓而已，不值有識人士一哂。所以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獲悉時局驟變以後，立即離滬赴粵，倡導護法運動，旋即獲得國會議員、海軍總司令程璧光、廣東督軍陳炳焜，省長朱慶瀾的熱烈響應，八月一日，馮國璋自南京抵達北京，代理黎元洪的大總統職務。八月四

日程璧光使率領海軍艦隊南下，五日，雲南督軍唐繼堯響應護法，二十三日國會議員在廣州舉行非常國會議，九月一日選舉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，次日又選唐繼堯、陸榮廷爲元帥。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貴州結爲一體，同揭重延法統，再造共和的護法大纛。九月十日，孫大元帥正式就職，宣言裁定內亂，恢復約法。(下期續完)

閨家的歡樂。幸福的滋味。

樂可松黑

HEIBONG  
樂可松黑  
COLA

樂可松黑

樂可松黑

松黑有就樂快有 樂快有就松黑有